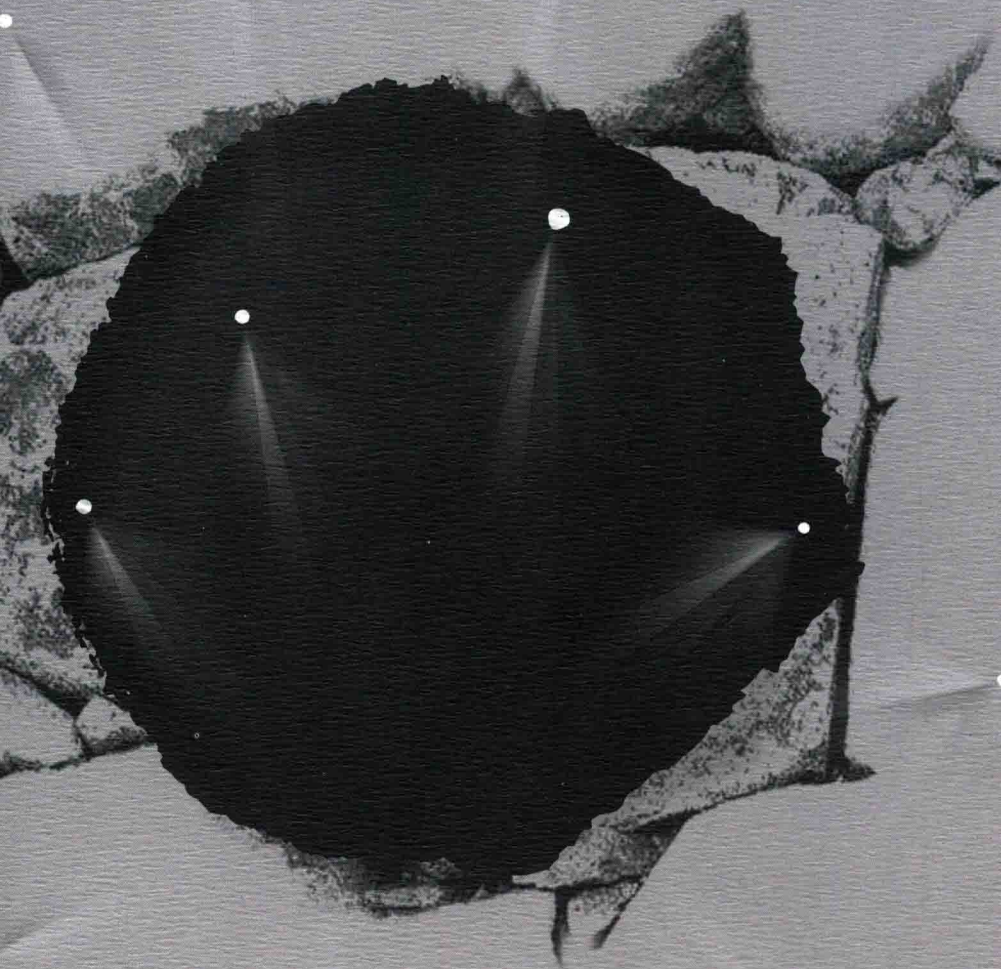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封在 石头里的梦

李浩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# 封在 石头里的梦

李浩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封在石头里的梦 / 李浩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302-1737-5

I. ①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4660 号

封在石头里的梦

FENGZAI SHITOU LI DE MENG

李浩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 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 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9.25  
字 数 165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37-5  
定 价 3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目 录

封在石头里的梦

1

迷宫中

45

失败之书

89

匮乏的生活

129

给母亲的记忆找回时间

155

哭泣的影子和葬马头

183

丁西，和他的死亡

211

使用钝刀子的日常生活

263

## 封在石头里的梦



# 1

你找一找墨绿色的石头，黄土路说。他用一根枯掉的树枝敲打着山上的石块们，林白、李约热、朱山坡他们走到了前面，身影已被高大的树遮住但笑声却是遮不住的。只有墨绿色的里面才有，黄土路又重复了一遍，他说，那样的石头里有古代的人做过的梦。如果你找到，敲碎它，你就会梦见那些古人的梦，那时候的人，都愿意把自己的梦封在石头里，希望几百年几千年后，有人把它再次梦到。

“这个说法有趣。”我说，黄土路一向有些奇思妙想这我是知道的，某些奇怪的、有趣的念头总是从他的头脑里突然地冒出来，像雨点打出的水泡。弋舟还在后面吧？我问，问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根本不需要——弋舟没有跟着我们一起爬山，昨晚他喝得更为糊涂，我们出发时他刚刚起床——“现在还是昏昏的。”我找到一根同样枯掉的树枝，学着黄土路的样子在石头上敲打，天堂山上，尽是一些灰色、青色、暗红色的石头，墨绿色——“土路，你看，这里真有块！”

黄土路回过身子，这时前面的声音已经消失，仿佛从来没有

过，这条路上只有我和黄土路两个旅人。不是，黄土路用他手里的枯枝在石头上敲了敲：那是苔藓。“怎么不是？”我再次学着他的样子，枯枝并不能把石块上的绿色磨下来——“我觉得它就是块绿石头。”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说法，我伸出自己的右脚，用散着臭味的旅游鞋擦了擦，擦了擦：石头上面的绿依然没有掉，它们本就没有苔藓状的小突起。土路，你看——我再用了些力气——我没有想到它有那么滑。滑，是突然从石头的绿色里生出的，刚才我踩过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。啊！我重重地向一侧摔了出去。

简直是飞翔。我确切地感觉自己是在飞翔，拖着笨而重的身体，然后是巨痛和一片混乱的轰鸣。

## 2

还好你醒啦，我看到了黄土路的脸，朱山坡的脸，吉小吉的迷彩，虽然仿佛隔着一层有雾气的玻璃。李浩，你怎么啦？林白也挤过来，你没事吧？摔伤了没有？

这时我才恍然自己的狼狈——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——我想翻身坐起，可自己的手脚并不听使唤，它们似乎在摔倒的时候就粘在了地上，已经不再属于我……“你别急着起来，先躺着”“你的头没事吧”“倒是没有流血，万幸，你看就摔在石头上了一定很痛”……我的耳边有几百条游动的舌头，它们同样显

得有些遥远。我没有事，我冲着面前的眼睛和舌头们笑了笑，抬起头——“你慢着，慢着点”，李约热伸出手来扶起我的头和身子：“你动动，疼不疼。”

没事，没事，我试图让自己显得轻松，但巨痛还是骤然到达我的肩部和腰部，不过在它消散之后，我的胳膊，脚趾，都脱离了遭受诅咒的魔法，能够活动了。“我没事。”我在脸的下半部挤出一丝笑容，并起自己的腿……长话短说，我在朋友们的搀扶下走了几步，再走几步——还好，还可以走，只是有些疼而已，它可以忍受。算了，先送你下山吧，要不去医院看看——“好吧，我下去。不过到了天堂山没见到天堂，还是挺遗憾的。”我说着，我听见了笑声。

下山时已经没有了上山时的颠簸，应是司机有意慢了些，毕竟他的车上有一个摔伤的人。我向同时下山来的梁晓阳表示歉意，本来他还可以继续他的游兴——“没关系的，李老师，只要没把你摔坏就好，这座山我来过多次了。”为了向我证实他的确来过多次，梁晓阳说山上有一座庙，从我摔倒的地方到那里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，庙，有些荒败，“破四旧”的时候砸过。在庙的后面住着一个老太太，有二三十年了一直住在那里，一个人，就一个人，我们多次见到过。她不肯说过去的事，只说，多年前神仙托梦，让她来这修行，她就来了。吃什么？原来她还会下山来，现在八十多了吧……反正我们每次去，都给她带点吃的，有些旅友也会。当时还想领你们去看看，作家，不是要体验生活嘛，说不定可以写成小说呢。梁晓阳从车座的前面探出半张脸：

“马上到了。李老师，我们要不要去北流的医院看看？要是伤着你，我们的罪可就大了。”

没事。确实没事，除了皮肉的疼，这个无可避免。在我的坚持下回到了住处，上到三楼——我先睡会儿觉。我对梁晓阳说，兄弟，感谢你。躺到床上我就睡着了，丝丝缕缕的疼痛并不能把我从睡眠中扯醒。把我扯醒的是巨大的敲门声，弋舟在屋外喊，李浩，出来吃饭了，就等你啦。

牛肉，狗肉，野猪肉，野生的笋，野生的韭菜，以及，略有浑浊感的自酿米酒，它们被存放在一个个塑料桶里。坐下去的那刻我竟有些恍惚，仿佛这一幕在昨天就曾发生过，当然这样的念头只是闪了一下。倒上酒。第一碗下得很慢，昨天也是如此，但接下来的第二碗第三碗就变得迅速起来，我向冯艳冰敬酒：诗歌联展的事你放心，我回去一定好好做。我向林白敬酒：这次能来你插队的地方，很是高兴，刚才弋舟还和我说道，在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，阅读你的诗歌和小说，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会陪你到此。说到这里我又有些恍惚，弋舟说这些话的时候应是昨天，今天一天他都不曾和我在一起……算了，不管它，我重重地喝了一大口，弋舟也是。走出房门，李约热拉住弋舟：你们去敬酒？多喝点，没事，就怕你们喝不惯。我和他们谈起我在绍兴喝黄酒的经历，这时一只黑色的小狗突然叫起来，它冲着一条白狗，而另外的三条白狗也跟着冲过来——四个打一个，弋舟笑了，他说多年没有看到狗打架了，李约热说也是。这时弋舟开始贬损玉林的狗，他说我们北方的狗都张牙舞爪的，见到陌生人早早地就叫，

而一路上我们见到玉林这边的狗，都软塌塌的，连看人一眼的兴趣都没有，“它们都知道，不定哪天就给宰了，也折腾不上劲。”这时我再一次有些恍惚，似乎昨天我们说过类似的话，还谈到了知识分子的区别——我想，天堂山上的这一跤，真摔得我有些晕，怎么会是昨天呢。吉小吉的酒碗迎过来：“各位大作家，喝得惯我们的米酒不？咱们来个豪爽点的，干！这酒好喝，度数不大。我再去屋里敬酒。没事没事，你们能来我们就高兴。”

我们几个人上楼，弋舟坐倒在沙发里，然后是李约热和我。谁有笔？我问，我看了一眼电视墙，那里还没有电视，但留出了位置，楼房的主人为它钳上了一块正方的木板。“李浩一喝多了就爱写字，一喝多了就爱写字，你昨天写了今天还写，”弋舟笑起来，“在鲁院写了三个半月还没写够。”“看来写字解酒。我有笔。”黄土路拍拍我的肩膀，“你还疼不疼啦？摔了那么一跤。当时可把我吓坏了。”我晃晃脖子，不疼，哪都不疼了，如果不是他提醒我都忘了自己曾在山上摔倒过，“喝了酒就没事了。”我说，哥，给我拿笔过来。在楼下呢。“你去拿。”李约热叫住走到楼梯口的黄土路：下去的时候告诉他们，送上一桶酒过来。“还喝啊，”我摇摇头，“我都吐了两次啦。你们喝，我写字。”

“你就写，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”黄土路把粗大的签字笔递给我，乘着酒兴，我飞快地写下——哥，不对，我写错了。是错了，下面的一横实在过长，它难以变动——“你就写吧，写什么都行。”我停滞了一会儿：这两点一横，再改成“曾”字会异常难看，也罢，我在横的下面添了个“自”——首

先，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“哥，有了首先就得有其次。”说到这里我又生出了恍惚，似乎昨夜也是如此，他给我的其次应当是——坎坷人生拼命酒，大胆文章断肠诗。“我昨天曾这样写过，”我说，“土路兄，你还有别的词吧？”“就这句。我喜欢这句。”

楼下一阵杂乱的脚步。还在喝酒？那好，我们接着喝。边喝边聊天，应是人生一大快事。来来来，让他们再弄点下酒菜来。

### 3

重上天堂山是吉小吉的提议，反正，余下的这一天也没有别的事做，作为地主，他希望我们能留下来多玩一天，“你们也不急于返回南宁。”李约热表示赞同，我也是，我这个胖子，在家里总不运动，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能走走路。好吧好吧，葛一敏也跟着附和，她说她把楼上我们写的字都拍了下来，“你写了整整一墙。能够到的地方都写上了。”她说得我无地自容——真是醉了，真是喝大了。怎么就没有人制止我。这时梁晓阳走过来，一本正经地向我们介绍一种新吃法，他信誓旦旦，说是本地特色，无非是，让我们在吃菜的时候蘸一点酒。好吃吧？他的严肃认真并没有换来多大的成功，大家纷纷拒绝——弋舟呢？我问，李约热说他不下来了，也不准备和我们爬山。——我怎么觉得，像之前发生过一样。我喃喃自语，这种恍惚让我有些不安，

也许，昨天那跤摔得实在有些太重——可因为摔跤，我就会把时下的发生看成是之前的重复吗？实在有些费解。

咱们走吧。去坐车。路不好走。石才夫、非亚也走过来，哦，我去拿水杯。我跑到楼上，在下楼的时候看了看自己写在墙上的字——它们实在让我羞愧，我感觉自己已经重重地羞愧了两次，上一次，发生于昨天……我这是怎么啦。摔糊涂了。为了验证今天不是昨天我故意在楼梯口那停了几分钟，看时间会不会按昨天的样式把我推走……没有。我可以停在那里，也可以重新上楼。不过，我怎么会同一面墙下两次写下同样的字？弋舟！我冲着屋子里喊，他还在睡着，没有应答。

我们再次来到天堂山。这一次，我又落在了后面，肥胖总是一份甩不掉的累赘，即使凉风习习，我的后背也已渗出汗水。“你要多运动啊。要不，你先别走啦，跟我去巴马吧，我带你爬山，走原始森林。”黄土路停下来等我，“我领你去见我爸。”“哈，你昨天说过了，”我拍拍黄土路的肩膀，“我跟你去。你看，这些新叶，真让人有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原来，我以为南方一年四季都绿，那树木是不落叶的，所以也不会有新叶——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。”“你多来几次南方就知道了。可能，和你生活的北方很不一样。”黄土路蹲下去，拍了三张照片——你找一找墨绿色的石头，他说。只有墨绿色的里面才有，那样的石头里有古代的人做过的梦。如果你找到，敲碎它，你就会梦见那些古人的梦，那时候的人，都愿意把自己的梦封在石头里，希望几百年几千年后，有人把它再次梦到。

你昨天说过。背后凉风习习，淡淡的雾垂到了树梢上，它们缓缓移动，朝着风的方向。“是吗？我怎么记不起来。”黄土路用手上的枯枝敲击着石头，它们没有中空的回响，那里面，似乎并不能贮藏住任何的梦。我也学着它，用一根捡到的枯枝敲打着石头，把落在上面的枯叶扫下去——弋舟是不是在后面？话说出来的那刻我就开始后悔，但即使努力，我也只吞掉了最后的尾巴。这是怎么回事，莫名的恐惧像一些慢慢爬上我身体的虫子，我想，下一步，我就会发现一块墨绿色的石头，但这一次，我一定不能过去踩它……

墨绿色的石头！它真的赫然出现，被一大堆潮湿的松针围绕，一副欲盖弥彰的样子。“土路兄，”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发颤，“你看！你看，这石头……”有梦的石头，他点点头，用手里的枯木敲击着：你听，里面是中空的。你听见它的回响了吧？我想了想，最好是实话实说：我听不出来。我觉得它和别的石头没有区别。“怎么会。”他凑得更近些，试图用脚去踢那块绿石头——不！我冲着他喊，不要！小心摔倒！

怎么会摔倒呢。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多少有些浑浊的复杂，不过最终他还是收回了脚，而是俯下身去试图搬动：“真重。”他直起身子，“这里的梦是有重量的，我觉得。”

——那我们砸开它。一起。

一起。

我们各自找到可以使用的石头。一起，一二三——

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感觉自己似乎是杀了某个人，当我进入梦中的时候那种紧张在，愤怒在，似乎血的气息也还在，甚至还异常浓郁，它把我的视线都染成了淡淡的红色。我试图甩掉它，甩掉那份黏稠的气息，可是它们就像我的影子，风也吹不散它们。这时官兵们循着追过来，他们穿着铁环的铠甲，提着长矛和盾牌，但没有人骑马……我穿过两条巷子，窜入到一片玉米地里，沙沙沙沙，后面的追赶并没有减缓，而我的双脚却又被地面的一大团蓬草缠住，我挣扎，焦急地挣扎，恐惧而绝望地挣扎，然而那团蓬草越缠越紧，我根本挣不脱，它们就像有意识的绳索。而后面的追赶也越来越近。我甚至听见前面士兵粗大起来的呼吸，玉米叶子发出的沙沙声也掩盖不住。“在这！”一个没有戴头盔的士兵发现了我，他的手伸向我，就在即将抓住我的衣领的那刻，我的身体前倾——纠缠的蓬草一片断裂之声，真是有种千钧一发感！我终于挣开了它们，朝着更深处钻下去。

玉米的叶子划破了我的衣服。它们甚至划破了我的皮肤和肉，我觉得自己在奔跑的过程中几乎被分割成不少的碎片，然而并不觉得疼痛，自始至终这个梦里都没有疼感，可巨大的恐惧一直在着，就像是另一块石头。我奔跑着，奔跑着，是奔跑在带着我走，直到我肺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直到我口里的空气越来越

少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。我跑出了玉米地。被划碎的身体重新聚拢，但它的里面已经没有多少力气，我把自己已经跑得空空荡荡。一条河横在面前。如果在平时，我也许可以游到河对岸去，然而把力气跑光了的此刻的我根本不敢如此，湍急的流水一定会把我冲走，就像冲走一根干枯的树枝，一团草，一条鱼。影影绰绰，后面的追兵也赶过来，他们的长矛高得过玉米，他们的长矛摇摇晃晃，使得玉米们也跟着摇摇晃晃。我不想再跑，即使我想，我的腿也不肯再跑，我的脚也不肯再跑，何况还有这条阻挡的河。大口地喘着气，这时我竟有些小小的释然，背上石头的力量也略有减轻。这时，这时，我突然发现在河对岸，一片芦苇丛中，一条小船悠悠地划了出来。船家！我大喊，用出了仅剩的全部的力，从腹部到喉咙都有强烈的撕扯感，船家，渡我！渡我！

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，这样的梦我也做过。我是被警车追，至于自己做了什么倒没那么清楚。”“就是，我也做过被人追的梦，追我的是土匪，好像我偷了他们什么情报。”“你就是紧张。有什么事让你紧张。”林白插话，“这和石头没有关系。我也做过类似的梦，追我的是日本鬼子。他们还朝我开枪，就是打不中我。”——没想到林白老师还有英雄梦。很是低调的覃瑞强插话，我小时候看《鸡毛信》，晚上也做过类似的梦。“你就是紧张。不知道出于什么事情，你就是紧张。”

“我知道他紧张啥。”酒意刚醒的弋舟脸上带着笑意，“他在想，给人家墙上画得乱七八糟，实在没办法见人。人家宋江酒后题反诗——你要知道宋江酒醒了之后多后悔。”“这有什么

么可紧张的，”葛一敏翻弄着她的相机，“我把你们写的字都拍下来了，人家主人也说，他想好好地保留着，人家比我有眼光。”“人家是顾及我们的面子，不得不这样说。”我想继续谈我的梦，它的后面还有一段儿，可是周围的七嘴八舌完全把它堵住了。“你说你做的梦是红色的？我在微信上看过，说做彩色的梦的人，可能是身体有些问题，譬如红的粉的，可能是脾。蓝的是胃还是肺……”“你爬山累了，又喝了酒。”当地诗人吕小春秋把脸从琬琦的后面探过来，“去年，你们那的李南老师来过广西，我很喜欢她的诗。”是是，她也是我欣赏的诗人，我尽快终止这个话题，想把我做的梦和他们说完——

“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我在古代，杀了一个人。”伸着懒腰的黄土路从另一侧出现，他说，刚刚他去河边了，那里的水流很响，而主人家的狗一直跟着他。“我就跑，后面有追兵追赶，他们把我赶到了玉米地里。”

——你看到的官兵，穿的是什么衣服？

“布衣，但外面有铠甲，一个个相扣的铁环。他们还拿着长枪，对对对是长矛，像电视里的红缨枪。”

——你是不是被一团草给缠住啦？

“是啊，我怎么挣也挣不脱。一个士兵，在就要抓住我的时候，我一挣，才挣开的。在梦里，我都把自己吓得半死。心都跳出来啦。”

——跑出了玉米地，你是不是到了一条河边？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